

李雲精舍藏

石園小稿

湯珍之書錄



三

石崗小稿卷之

畫雲精舍漫錄

滑珍立雪錄

明人卞榮宋灌文記

庚午十月一日將命于滑珍精舍

中國

鹿洞書院儒生等以夫子廟變聲討事并支那八陳
煥章通文以上先生見之恹然曰二千餘年兵火不
入之地有此變恠可勝歎哉余起而對曰當此犬羊
交跡之時夫子陵廟出此災異此非天傷斯文之兆
乎先生曰夫子之道如天地日月天地亦有壞頽乎
日月亦有滅止乎

先生曰君所讀者何丹對曰書傳也先生曰古人以
三盤五誥為難當時語類多有難辭處故笑要在熟

讀

召柳榮錫曰子讀何冊曰孟子上卷也先生曰昔我
世祖初方設科而選士以孟子見梁惠王為論題時
金梅月堂適入城有童子來乞文梅月以孟子不能
尊周之意終首末極辯而與之試官金垂崖守溫見
之曰悅鄉梅月堂字近在比閭耶
先生曰余嘗遊高敞壺巖山中世人以斗巖下草堂
謂卞壺巖草堂信乎余曰草堂嘗在壺巖巖墓所用墓
後子孫移葬於此者也先生曰諾吾知君子之卜葬
必不如是其險危也

先生曰余嘗樞衣於老先生門下日與族侄難齋侍
立先生曰君等見周子通書耶對曰未也先生曰人
而不見那書不得為士也余退而求此書至今吟誦
不懈

問宋子與閔驪陽書有伊川則舍達於灩澦之語未
知何意耶先生昔伊川謫涪舟於灩澦舟中遇暴風
雨衆皆驚惶而獨伊川晏然不動岸上有一樵夫歌
曰達去之故耶舍去之故耶伊川欲與之言樵夫不
顧而去舍舍命也達達理也

先生曰往夏有人自安州來者曰夙聞蘆沙先生之

高名雖欲來謁道里遼遠曾有意未遂又聞松沙先生
能繼述其學而亦不獲拜今聞高山祠之建方遠來
奉審之際得聞先生以老先生直源隱居求道飾表
南服敢此來拜此人尊德之心可尚也已
門人有酷好晚唐律先生曰已哉晚唐之詩好奇巧
無正重之態故元和以後之詩古人謂之野狐八於
道中云而近來尚之不亦異乎
先生曰退溪集中有贈下某詩君知否對曰題目云
贈湖南下某秀才秀才者冠童通稱歟先生曰此美
士之稱也

先生曰汝立嘗求見壺巖先生先生假作隣氓不見
厥後韜菴吳公出入鄭門見其有濫心來告于壺巖
鄭霞谷二公二公皆曰絕之於是韜菴公以書絕之
先生曰陶子者之貧多務得如人入市求物者了此物
便欲買之者了彼物亦如之左提右挈捨他不得至
黃昏竟未免空手而歸

先生誦栗谷花石亭詩山吐孤輪月江含萬里風一
句曰知先生者自幼小時已有文章範圍

先生曰人之立心惟在利與義之間不守其義而徒
務諸利則雖終日役之只將憔悴而禍將及之矣唯

義則雖在貧賤天必報之觀於李士亭祖父進士公
事亦可驗其一昔進士翁好讀書而家甚窶一日在
外堂讀書其妻惶：來告曰學文雖好有悶急之事
奈何不救進士曰何故妻曰幼兒不堪飢餓方今至於
死境進士然則奈何讀書不撤其妻累次告急曰門
前有金同知查旱稻方熟願君暗取四五穗救此生
命如何進士曰君子寧死豈取不義之食乎妻曰生
死迫頭不可得已以此累告於是進士往之野執耒
方刈忽見水下明星煌：遂放心自語曰上天監我
吾何忍為遂空然而歸明朝金同知者來告曰進士

近來生活若何想必貧窮之極小人在此有富名能不救護此乃小人之罪也歸而送一石租進士固辭不獲一日有一童子來久而不去進士曰吾家素食所食克難汝當歸哉童子不聽曰衣其食吾當與進士為竟終不去唯日樵採度了一日童子告曰士不為農無以資生願進士往見知舊得薄土穀斗落而來小子當東作西成以至有秋進士聽其言終圖穀斗落於所親者而來由是童子耕稼不懈秋果大熟翌年又倍幾斗而得占年又明年得三倍而亦如之三年之內已有三百石富名一日童子告歸進士驚

閔曰吾家財產無非爾有汝將何以措處童子曰此皆貴宅之福也非吾所能為遂幸而去曰伊後欲見我某月某日來待觀象監厥後進士往那處不見其人進士不勝訝惑問觀象監者觀象監曰曩年武由星隱匿不見無乃此耶乃開門示之曰此星必其人進士見之果先時水中_皇星也此非上天感此人之情狀遣星而暗助耶

先生曰昔我世祖為首陽大君時暗通民間婦女一夜本夫劫入田避不得遂踰墻而逃匿於柳木之杓處忽有一人徐而來仰見天象曰可恠哉主星

依於柳木再三訝然而去及至世祖後即位召見之則乃觀象監善推步者也然此必齊東之說烏可信哉

一日余習字先生見之曰法何人之書耶對曰顏公手帖也先生曰東人之中國來魯公親筆而來則水中遇風波不能渡緣此東國無此公親筆

先生曰昔宋子學子學曹操筆劉琰子學魯公筆劉琰每見宋子嘲笑曰飛學正大人之心畫子學小人之心畫相與詼諧不已

余等見宋書多有未詳處互相紛紜先生曰無以吾

病廢而難其質問也若有出處未解者見隨劄則知其梗豎矣

先生曰昔林白湖入俗離山中讀中庸莊子各十篇及其出山遂成一句曰道不遠人：遠道山不離俗俗離山君等之業務要多讀

先生曰林白湖嘗於道中過一輜過前而悉人表請輓詞白湖不問姓名即走筆題詩曰千古英雄盡用兵秦皇漢武竟何成當年若破關羅國不使男兒有此行

先生曰林白湖為兒時厥父為縣令陪其親而往樂

伎女多有弄戲之事伎名梅仙者請文白湖即應曰
韓信善用兵故謂之兵仙李白善吟詩故謂之詩仙
我善畫梅謂故之梅仙也夫少時他此好戲而後受
學於成大谷門下遂成大儒

先生曰金三洲手中恒不釋中庸一部

先生曰昔尤菴先生往學於某處路傍有一伙巫能
降神而若尤翁來見則不能出一言曰此即君來神
輒不動遂移居遠處

先生曰余嘗拜宋淵齋時自內堂出祈禱聲余曰丈
席宅亦有此事乎淵齋曰內庭所為吾不能拒余曰

內外皆先生之教有何分別淵齋曰農時禱神何傷
於義也余曰若祭農則須親具酒饌敬頌其德可也
何必巫覡為哉淵齋只談笑而已

問宋子答閔驪陽書只是完顏亮一夫者何謂耶先
生曰金主完顏亮欲伐宋不遂而死故云

先生曰宋子四柱有云程朱道學班馬文章楚山夜
月竹輿行狀裝歲逢丙申斯道重昌三百年後祠入中
邦觀此而驗則前三句既皆符合而後一句尚不通
中無乃谷既子之鑿明於前而暗於後耶抑姑不當
此時節耶

先生曰昔有人告趙樂靜諱錫允曰俄者余渡某津頭
而來遠見命允某亦上後棧故欲諧來坐而見則船
至中流顛覆想必命允沒於水中也樂靜泰然曰吾
兒之智必無沒水之慮也久而不來一家人皆驚焉劫
不已：而來謁厥父樂靜曰有人來言如此者不知
何故耶曰臨津上棧乘人太多必有粟敗之患故更
下定候最後船而來蓋父子之間相信之道如此然
後可謂相知也

先生曰林白湖當世祖反正之時哀傷 端宗不勝
慷慨之心乃作元子虛一篇暗洩其意緣此此篇不

得行于世 肅廟見之曰那中去一賊字別無所妨
○問宋子與問驪陽書曰前上筆跡雖真層未知要
不失為晦翁之優孟優孟是何意先生曰優孟楚人
也而孫叔敖之子貧寒無狀於是優孟假作叔敖之
衣服制度入見莊王莊王不知其然抵掌談笑不能
別而勸優孟出仕優孟曰叔敖為楚相也其子飢窮
莫甚仕之何益莊王聞此言乃召叔敖之子封留郢故
云
先生曰曹操作銅雀臺使鍾繇書懸板額字鍾繇上
槲書字極其精力故及下槲頭髮盡白

先生曰趙胖薨末人也因僕自靖隱居不出時祀太祖即位之初國弭未定遂請弭於明天子多不稱德自是之後無可為使者朝議咸曰非趙胖則不可然奈此人累徵不起何於是太祖親往見曰此誠國家大事於卿非固辭者往欵哉胖行不得奉命而去以懇之意數告於天子天子終震怒命武士出誅胖曰臣請一言而死天子曰汝以外國人何能釋華語似是其熟耶胖曰臣先時多遊中原而嘗亦一見陛下於脫軍中天子曰汝乃朕之故人也遂書朝鮮二字以授胖敬受而來東國朝鮮之名實胖

之功為多

日余等上屋後石峰迢遙而歸先生曰依去向焉耶對
曰上此後最高峰也先生曰此地雖無壯觀者一覽
亦不仿也昔柳子厚在柳州時憶故鄉作詩曰若為
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君等亦不勝空懷欲
望鄉山耶

先生曰為士者私家所謂吉凶禍福之說不可信然
亦有所不知者存焉昔蔡西山頗有山鑑當母夫人
之喪求山地與其父牧山相議而擇一處用之厥下
構墓閣省墓與祭享凡節不上墓所於墓閣行之自

此以後蔡明賢良多出世人以謂此地乃伏席形故
而山如此行之吉驗亦如是多出

庚午十月七日先生答鹿洞書院通文文略曰伏聞
曲阜震盪之變骨驚心悸因知為喻恭惟至聖先師
即我含生庶類天地日月也使天地晦冥則萬物無
位育使日月薄蝕則人類無以生成此理之昭然者
也今此陳煥章布告文筆銳杰嚴討逆誅僭之義可
謂盡矣其在吾黨之士孰不憤腕疾聲以趨下風耶
縱令列強世界風潮奔騰大陸上億萬生靈精神命脉惟
關里是瞻曲阜是依君子有所恃而不懼小人有所

畏而不敢何圖今年中州所謂南北軍者是何等悖
惡之類狐鼠馮諼城社之重地密屬相闕場由是焉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由更覩噫：慘矣劉喪元氣
暴於白豨之斧殘滅聖教酷於狂秦之坑凡我國同
胞頂天履地含蓋載髮之類憤迫次骨盡氣充塞寧
溘然而已彼南北軍者亦豈非中國文明之地化育
兩中生靈而其父祖獨非誦法孔子者耶云：
問墓祭時祝文當以誰為主乎先生曰親盡之墓當
以最長旁為之從親近故也

先生曰王右軍嘗學書法於衛夫人常於內堂書見

本而送之以其男女有別之故也。以故右軍之筆難如衛夫人之善，是無他以不見其操筆與運畫方法也。一日右軍乘隙暗見其書字時運筆之法，自後右軍筆入內，夫人嘆曰：此兒必蔽吾名，後果如其言。

先生曰：昔朱夫子親筆偶然泛於江水，順流而下，至朝鮮康津地，而止。南康書院儒生等適見之，模刻而尊閣之。其後成均館聞此言，曰：此非獨南康書院之尊敬也。命送板本於成均館，院儒生忙駭送及至靈巖黃峙，不能越，使他人代之。亦然。至再至三，竟不得。

上此何等異事耶

先生曰昔金得臣讀唐音千遍一日去某處適當寒
食得臣馬上作詩曰馬上逢寒食終不得成句行半
日啐吟如抱病人其奴問曰不知有何故耶曰非爾
所知也其奴又問曰雖知亦無何曰余作某詩竟不
得成句故也其奴曰不有途中屬暮春之句乎得臣
曰善矣汝曾唐音幾千讀耶

先生曰光海反正時諸臣間設詩會於靜僻處於題
詩之後則輒以論反正之策時金得臣以能文雖參
其中亦不知其故但吟風咏月而已及事成後論功
之際封爵猶同諸臣

此印辭爭切迫近於不為書時

010-3-1

此印辭爭切迫近於不為書時

010-3 -2

先生曰以小人之至惡者亦有睦於其家者昔沈貞之
惡過人以悖道亂德為事然與其弟友愛相篤其弟
見貞之作文每諫曰若不如意則吾兄必入鼠穴之
中及貞被死其弟泣曰鼠穴在此吾兄安在

閩宋書與閩驪陽子有曰文字且必如開衡雲手段
庶可得力此何意乎先生曰東坡作韓文公墓銘有
如是之言故云：

問我國某皇后執政時有佞僧普雨者暗通宮內粟
谷先生與臣諸毅上疏請罪普竄邊境濟州牧使即
打殺之其魂適某王后陵：乃大圻壽入其中信乎

十一

先生曰吾不知也

先生曰判書李文源幼時不讀書厥父議政公遂怒使奴僕牽出逐外處其奴負去以問曰道令任不讀書故有如此之命奈何文源曰汝不觀藏書室乎無穀書冊向時晝讀耶奴歸告議政公議政公笑之曰後議政公又欲對其器量入朝時授苴子一器曰吾退朝前教此介穀以告我文源聽命終日傲遊至日暮時召諸奴而各授苴子一券使詐其穀乃取衡而惣穀之議政出問曰苴穀幾許耶對曰幾萬介也議政公異之暗問奴輩曰如何知之耶對曰如此如此

議政公曰此兒雖無識能為戶判也後果如其言及
文源位至二品也時我國使於中國同僚公卿齊
會於慕華館以詩相別獨文源不能詩乃揚言于
座曰我無識不可以詩然於遠行不可無贈請君受
我所言以寫於紙如何左右皆曰可於是文源乃口
呼曰冬十月慕華館上副使書狀官三千里燕京路
去平安來平安題此數語使成六言一節一座皆驚
嘆指為壓軻蓋人之有大度者自幼小時有過人之
量

先生曰鄭順朋者北堂心諱礪之父也當

士禍多

有告君不義毀賢被戮之事及其死也有人過其墓
所曰此凶卧在此地又見其下有北窓之墓乃悔言
曰又不知北窓先生在茲觀此則人之於善惡可不
慎哉

先生曰許磁者古之小人也乙巳士禍時說賢細姦
故世人皆知其惡而其孫肩叟作其狀文之體全然
無一占瑕疵

先生曰沈貞者頌議政守慶之祖也守慶為其祖累
請碣文於衣菴先生而衣翁終不肯作一日守慶來
請文衣翁亦以無暇稱之守慶出門而去夜經後衣

翁開門而見有人跪於堂下而霜雪滿頭衣服盡濕

見之乃領議政沈守慶也

先生下堂而扶之曰大監是何故耶守慶曰子孫不

肖不得先世文字故長德家故如是也先生曰然則

吾雖作文於其疵處奈何守慶曰春秋筆法不可放

過是以特請於先生於是先生行不得作

先生曰閔齊仁嘗於乙巳士禍時每告君不義諸臣

被禍者多矣厥後濟仁幡然自悟曰諸廷之被禍乃

吾之過也傷心而泣至尤翁時老峯其其第其村懸

請狀文於尤翁尤翁累辭不得而作已

閱宋子答閔驪陽書有至案馳橋想像二祖雄風何

謂耶先生曰昔契丹遣使高麗歸羣駒馬五十匹
麗太祖以契丹不可遠結為隣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
繫羣駒于萬夫橋下後人以其橋謂羣駒橋
問宋子答閔驪陽書有不得已欲用檀公策云何謂
字先生曰昔檀道濟有三十六策其一曰走行敵云
道濟乃後宋名將也時虜陵王晏恭惠過度道濟等
不得已廢而更立文帝及文帝立以為以道濟主是
道徒也皆收而殺之使人縛道濟而來道濟目先仇
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其後胡兵侵陵掠奪城池文
帝曰道濟若在使胡馬入此城

先生曰程子問於門人曰天地間禽獸何為而生耶
門人對曰豈不為人供食而生耶程子曰然則爾身
為虱而生歟

先生曰金相谷嘗於其親忌將事之際方焚香降神
後司尊奠酒相谷忽受而飲之家人執事者皆駭問
曰何不祭而先飲耶相谷曰我曾有風枝鳥夢危一
句而對句終不得嘗歎！不忘於心忽於今夕自昏
中轉出露草虫群濕之句甚為喜幸先考若在見小
子能成得此句則必賜一盃酒飲之矣我以故繼父
之志而飲也至今傳以為笑談

先生曰金柏谷之祖父某至於衰年不得孫子常以
是為憂知其子婦有身每待順產之際適出在水原
一日^生纔落地其子某欲見於厥父以禱於曩其兒之
水原幼兒屬風幾於死境於是大敬焉累日調損於即
膚而還

問今世耶謂辯者盧沙先生猥筆者辭氣嘉迫理氣乖
錯吾儕不忍見聞乃令聖道日降真僞交並異偽之
徒橫行於世愈久而愈失其真小子之慮恐或有後
生失路之歎也伏願先生為述此一言以拔輝老先
生之遺旨嚴彼輩之唐突使吾輩有所依歸斯又有

所扶持是區區之幸也先生曰余方今垂死吟病把
筆良艱若有毫釐之差則迥有損於老先生之春旨
矣鄭父山奇普山兩公既有所著述辯論題詳觀此
可以因流知源余向庸復贅口談後世之君子而已
○先生曰蘆沙集之出世也湖北一隊鬧端墨出時
宋淵齋傳言於南中士友曰願見後石君遂一場討
論譬破則為好云余於其時尚有少年不挫之氣雖
聞此言而故不往見到今思之一往論辯無字不可
而遽爾止之殊可悔也

先生曰昔任鼓山以其門人柳相浚氣像如同春名

之曰相浚以伯明為字而亦以相浚之第似尤翁名
之曰相烈字曰仲英此等之事甚不穩當諸道理也
○余入告曰高敞柳某即良明人也學文操行頗有
名望而小子居在鄰近故有時從遊有人來言曰此
人之於吾徒議論不歸一君請勿往如何則可先生
曰良徒之於吾所學大異雖不可致身受學子至於相
徒有何所仿
或人有言曰田氏之才真尤翁後初出者也先生聞而
責之曰君何志想如是耶田氏亦有程朱道學班馬
文章耶

先生曰丙子胡亂時閔龍巖避亂於江都胡兵突
入陵城掠民事勢將迫田避無路閔垸與其家口十
三人謀死謂其愛妾曰汝則非士家女出來生路如
何其妾曰公以小女謂賤身雖出往受辱於彼賊於
義無所傷如是云耶身雖賤不可毀者節遂繫頸而
死於是十三人相與按項而死其後尤菴先生述其

傳極其淒愴

先生曰鄭東溟於山海館題詩曰落日山海館秋風
鄭斗敬一座皆嘆償金柏谷在傍曰以為落日山海
館秋風金得匠則如何只恨金字之唱不如鄭爾

十一

先生曰昔太白山人鄭晚昌清廉方直之士也願初
生時其父潑率其家人避亂於江都賊兵四至渡江
以走時衆多乘艣再棹極少久不能渡纔得一艣而
渡其夫人適舟中有解脫之證從人以禱禱散之使
舟人不知及其生也有一女婢曰俄者幼兒不勝寒
氣呱而泣幸無傷耶以故舟中之人皆不知其有
產及其下處也買藥作羹而食以救其兒蓋生產集
人血等事舟人之所大忌也故如是掩過若使他人
當之則乳母幼子俱不得生此無乃大人生時神其
保佑者耶

先生曰太白山人閔老峯之仲兒也隱居太白山中
窮耕力樵不求聞達頗有遺世獨立之意一日老峯
為伯北道適路出其地於是盡留車馬於山外單身
往見則山人乃不在因問其僕曰柳兒何往曰俄樵
於雲深處今不知在所也老峯遂張然而歸只留布
木穀匹以表相思之資少頃山人來見曰此何物耶
其妻曰依時閔某來如此云云山人曰此兒鄰夫也
後民膏澤以資其生今此之物亦民間所取也義不
可受使人還送

先生曰有人來告老翁曰朴世堂釋南華經註甚文

甚佳也右翁曰此人必改經書註權遂卷問曰先生
之言如是極切也右翁曰許多書丹何必南華經為
也其後世堂果改中庸註疏多有僭易之言及其文
集之毀板也遂卷乃喟然嘆曰到今思之先生真聖
人也

先生曰昔尹鐫以講學為名久不出仕於是清名大
振時右翁語同春日希仲清節可謂亞於夷齊也春
翁曰餓死而後可謂夷齊之節也及鐫之露惡也右
翁服春翁之先鑑

先生曰清坐窩之生也一肩在陰門外一肩在陰門

內久、不出其母至於死境兒亦不保生幸有一婢
極力分出終得無故以故渾家皆言今番之產惟汝
婢是賴云以此觀之人之死生自有定命非在於霎
時苦楚也抑此公已有子同春先生之福故能不至
惡境耶

先生曰昔徐孤青母夫人沈判書女婢也顏色甚醜
不得適人一日往于田治畝忽遇驟雨避身於孔巖
下有一藍夫亦避雨於此見其女人雖醜不可近亦
不勝寂盍之懷乃與相近願後生孤青然不知其姓
孤青稍長謂其母曰我何不知姓耶其母曰往年分

有知許之事而遽爾相別不知姓也孤青聞此言往
孔巖下日賣然而詳探來往之人曰一盞買過此
買然而食舍笑而去孤青怪之問故其人說曾經事
略干而與其母言符合於是孤青知其為父拜而問
姓則乃徐也自後孤青有志於學才學特異名聲著
聞貴人長老莫不尊仰一日隣邑守令聞其名來訪
時其主家別無男子但有一寡婦其夫人問奴輩曰
吾家無男子而貴人來訪何耶其奴曰徐起有學行
故來也非為主家來也夫人聞此言乃召孤青曰汝
能識文貴宅道令任汝當教之孤青聞命後使其兒

坐於房中孤青終日侍立於廳門之外不與同坐諄
教誨由是其兒亦成大工矣及孤青之沒後鄉人
士乃立祠於孔巖享諸賢而以孤青配焉乃設位奉
安其位牌則位牌轉而墜地於是不得已別設一位
而享諱云守分則亨孤青有焉

先生曰趙重宰早失怙長於繼母下繼母虐毒惡重
宰太甚然重宰終不怨尤惟愛敬無方一日往謁其
外祖母外祖母憐之曰汝母器其何以長成耶先生
聞之還遂越數年不往其外祖母異之使人問其故
答曰對子毀母吾寧忍往其夫人聞此言後未嘗一

語及繼母先生之繼亦深感先生之誠孝視先生如
已出先生之尊敬亦未嘗以此有小衰及遭憂家毀

尤甚

先生曰趙重峰兒時隨諸兒汲井取泉至暮井水猶
不涸群兒皆日日已暮矣水猶盈矣泉將不得取矣
互相散去先生曰雖日暮前工可惜獨抵夜汲井乃
至求魚而後已由此視之人之為世子亦猶是也若以
一時之困難半塗以廢則其於前工何哉
先生曰甲戌年間余自京城回路入謁任鼓山鼓山
待之甚款余曰聞明日敦諭下於先生也鼓山曰

向處得聞余曰路中聞之詳明日 敦諭乃下鼓山
豫下塔而待 敦諭使隨後而來厲聲曰山林當塔下
於是鼓山跪受 敦諭置於卓上北向四拜而昇臺
讓於敦諭使 敦諭使不讓而先登臺定後敦諭使
曰自 上聞先生才學特異特下 敦諭也鼓山乃
謝進酒饌以待小頃入內堂久不出來田愚謂鼓山
之子曰乃父入內向為答曰省書冊也田愚曰汝等
善讀書 敦諭若下願不尋章裁疏也余於是已知
田愚不敏之甚俄頃鼓山草疏本使田愚書田也一
不停筆而筆盡楷正若貫珠焉其人之文筆亦可尚

然言行如此豈足取法哉居頃之余謂諸人曰兩所
之人惡習太多於敷論使之無禮可見也諸人皆
謝矣

先生曰昔栗谷先生在花石亭時使人塗油於柱樑
其後壬亂時御駕南渡夜色甚昏咫尺不辨於是
使人放火於花石亭火光衝天夜明如晝大駕賴
此無事渡江栗翁之塗油於柱樑以應用此時也後
人莫不歎服栗翁之先鑒也

先生曰壬亂時倭兵入城朝家棄城而避去諸臣
聞中殿之出城入內殿見之無一人追從者但有

一內輦怪而問其故曰 中殿避行從人皆上去故借
一匹馬而去云 時夜色甚昏不能尋路有一人舉火而
前導 中殿問曰爾誰家子耶對曰承旨李恒福也其
時蒼急之勢可知也

先生曰洪沂川命夏申東陽 之女婚也早寡寄食于
東陽之家東陽之子見輕薄太甚侮視沂川一日女婢奉
沂川食床而來見見之以腳蹴之曰寒士之床雞脚可
乎沂川雖知其慙便若不知其後沂川之同婚有某者
早登科業一日來其妻家與見飲酒設樂而沂川獨在
一處東陽退朝後見沂川之無聊命婢指酒而來曰吾

與汝飲之不亦樂乎厥後東陽臨終時勅盃於沂川
曰吾病不尋常吾將托汝一言汝其飲哉沂川不
飲曰夫人先言後吾當飲乎東陽曰吾當出言於
飲酒後沂川固辭不飲東陽便蹴酒床曰吾家從此
閉門矣其後設科時沂川作表一章見其同儕而請
斥正其人投表於地曰此亦謂之文字沂川含怒而
歸後遂登大科為大提學時我國遣使於大國自
上命諸文官各構一章表視於文衡而擇其善者以
送中國沂川之東僭亦作表納於文衡所沂川覽後
以扇子吹送曰表乎表乎及申見之伏罪自上下

問沂川曰見之罪可以誅乎否乎沂川終是不言於是見見誅後人有言曰以沂川之正大何不念東陽尉眷之之竟而無一容恕耶云云

先生曰曩年扶安金來教田氏之過三十二日曰某事若此某事如彼余責之曰田氏之過有無吾雖不知君其如此薄言則聽者豈無惑耶金某悠然而退矣

淳昌金相島來告曰方令彼輩色服之令甚嚴將如何則可先生曰彼輩至於至於吾人衣服等事如是苟苦手足將何以措乎余入告曰彼輩如是而不得

自己用何色字先生曰前古我國不論老少皆用青色今也為亡國之民故尚自然用青色無仿也

先生曰張巡唐之名將也文章冠天下聰明過人嘗在睢城時救萬軍卒顏面與姓名皆瞭然知其誰某無一差錯

先生曰鄭所南思南宋人也當宋朝避去奴南遷之日感菊花之傲霜獨立作咏菊詩一句曰寧可枝頭
抱香死何曾零落北風中以此誓志眾人皆歎償

先生曰昔任鼓山六十二歲生男作詩曰六十二歲
生男人謂植松望亭使我做年二十亦能見渠添丁

先生曰昔沙溪先生受學於宋龜峰門下每食無別味只有水精鹽一盒是以吞飯而已其後歸家時路中適過午飯盤中有白菜味甚清鮮先生甘喫之其後每言曰某嘗白菜之美吾平生未嘗忘以故人能咬得菜根然後百事可做

先生曰昔受業于九翁門下者若有歸觀曠日以來則先生輒大罵曰溺於妻子今而後來耶以此視之為士者不可一時一日放過也

先生曰昔胡文正公讀書于某處家書若來則只見初行無故而後便投於流水之中曰但知無故則可

矣此欲讀書收心之際不見家事之縶以照也照
文正公想決那時非侍下故如是耶

先生曰稽康阮籍阮咸劉伶山濤向秀王戎此七人
者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先生曰我宣祖大王在位時有志於三代之治百
執事惟栗谷是聽而教化大行未幾先生沒宣廟
大感曰際遇自古極難而我任用此人欲治邦國今
焉已而舉朝亦莫不痛傷而至於臺內哭葬亦不絕
當此之時先生若享幾年三代之治復覩於東方而
奈時運何

先生曰田愚曷受學于申以丞桂田門下桂田見其
才勝德薄有輕率僭易之狀於是絕之田也又就李
於任鼓山桂田亦勸鼓山絕之云

庚午十一月七日庚戌嶺儒權松山載奎李果齋教
字湖儒奇醒石春度康止軒熙鎮金立軒種嘉來謁
先生先生待之甚款先生曰松沙集校役令至何境
諸人對曰幾至就緒也先生曰諸君遠來賢勞於心
未安如吾則既為同門交好甚篤在此役宜當殫誠
始終而靡老病廢未遂後死之責此亦可恨先生曰
若金梅月堂李栗谷人謂我東生知而我老先生亦

生知之資也松山曰老先生猥筆一部大有功於後
學以吾淺見若魯圖翁者可謂洞見本源者也果齋曰
若吾嶺南則雖至於斯文盡喪之後魯圖翁之遺澤忍
不可忘當初嶺儒廢風過大但知崇習科文不知儒
門之學一自老先生挺出南服嶺儒莫不追從而惟
吾先師老柏軒之學獨得其宗其遺風餘韻尚令不
泯此莫非老先生之所賜也道湖吳丈曰以嶺之遠
猶能如此况湖之近乎松山曰先生隆老之年氣力
如此康寧此莫非斯文之福也先生曰如吾愚陋安
敢輕重於斯文哉松山曰老先生答鄭日新問目中

有此老不知心是何物之語或者以此謂指斥栗翁
果乎先生曰此老乃謂韓南塘非謂栗翁也先生又
曰往年余往拜勉翁遂留數日有韓希甯者謂余曰
我無故得罪於松沙大願公若見松沙大則為我善
說其無過也余責之曰執事所為執事自當發明余
豈代之哉立軒金種嘉曰韓先是頗有學名而其所
見與田良齋相符及韓福之出也田氏悅之每作文
字時多因韓文曰吾友韓愚山所謂云云也先生曰
昔聞李陶菴衰年以風出示不得執筆每當書時則以
手指畫於地使明徒代書洪梅山老年不任執筆一

日其門人告歸梅山曰吾欲知舊聞不答書札非無
情為也只緣衰病之致願君幸以此意往傳於某：
焉也吾於今日亦猶是也松山曰耆期之年不得不
爾也先生曰淵齋晚年托其門人曰吾所見不明而
背尔先賢亦禮不當若於我福有沮害魯沙文字則
盡拔去焉及為淵齋文集時心石不從其言一一收
入此非淵齋本意也立軒金種嘉曰對那時信生之
家君有故不參刊所及見文集則乃如是故家君累
次上書心石責之以本稿所不入者多人焉本稿所
入者多不入焉心石終末答書曰當初校讎之責不

任於吾而到今如此愚亦恨矣先生以孔道峯上書
中泗山祠釋菜日問目之端出視諸公曰泗山祠釋
菜日依用曲阜祠例春以諱辰秋以誕辰一邊有不
可之論故以書問我：答以誕辰之祭禮無明文諱
辰之祭自有宗孫令當春秋兩丁用之義未知於尊
意如何松山曰先生之言是也
先生曰昔老先生臨病時門人侍疾時老先生患泄
瀉或糞於褥牀之間則曹東鳩杖輒以兩手裹之棄
之於深僻之間諸子皆以難及歲末先生命諸子歸
家而獨東鳩杖柴朴海量諸人不去見其考終

先生曰昔成梅竹李樛軒二公相與友善及設科擇
士時樛軒曰今畜科舉者非成某我當參榜遂入場
中見科題乃御製八陣圖也於是樛軒揮筆即題
曰天為作之君聖人應千齡之壽地用莫如馬神龍
佑一時之能梅竹暗使人見之即謂樛軒曰君馬之
對於身禮上不當樛軒從其言不用此句更作梅竹
知其然即用此句試官見之以此為壯元樛軒謂梅
竹曰吾平生不屈於他人今屈於成某梅竹曰我善
屈難屈之人相與詼諧一座莫不大笑
先生曰劉戡山宗周人譜曰張禹不識強止字孔光

不識進退字柳子厚不識忠孝字

先生曰昔宋雋清室母夫人高興柳氏早年喪夫在
松都時胡風尚不變其親家父母欲奪其志夫人懇
留宋公知其親家意旋即不率以歸厥後柳氏來見
厥舅宋公責曰女必從父汝何違親命而來耶竟不
納柳指其乳子曰所從者在背上何從父母為連三
日踞新於堂下宋公遂感其貞烈納之其後至尤翁
時欲廢柳氏之烈年久泯沒無一辭可徵者久。惘
盍之際尤翁之姑母適來曰吾儒時略聞此言于母
主至今不忘尤翁喜甚使之詳說其事云其夫人乃

請紙筆以讀書曆：書其事尤翁以此亦同春翁春
翁覽后泣涕曰先祖妣之烈行如此特異而為其子
孫者尚今不知於是二先生以此事聞於朝廷遂旌
表其烈

先生曰迺山金氏先祖妣閔氏親家在松京而亦早
寡親家使之改嫁夫人知其然其然宋氏先祖妣柳氏夫
人乘隙而逃書則隱於山夜則行有獲帑感二夫人
之烈臨前而導路遂得無事而來到今閔夫人墓側
有帑卧處云

先生曰昔金夢窩李寒圃齋李怡愉堂三公各有一

快事故曰三快

先生曰昔宋玉菴公薨乙巳士禍時群小知玉菴之
忠貞無疵惜其死曰好花當墜不可不掃

先生曰宋庶壽申象村之外舅也其壽之子請願文
狀文於象村象村不得已閱宋睡翁曰此狀可作否
宋公曰難作之文體不可穩全也象村曰既為難捨
之際不可然也

先生曰我顯宗大王於高陰時生我肅宗群臣
皆進賀而獨右翁不參此無他其有喪之慶也一日
明聖大悅櫛肅宗之者右翁適入朝中殿望見

而謂 肅宗曰予^見母^見在 登先生則慚怛之心油然而
生 肅宗問其故 中殿曰我服中生^汝汝故在翁獨
不參賀美是以慚也 肅宗曰吾若即位則此老當
殺 中殿大怒曰宋某是三朝元老國家棟樑汝何
放姿出此言乎遂以御擊其頭之上白痕浪藉
先生曰秘 成宗大王幼時 世祖與妣嬪共坐於
殿上忽然天大雨霹靂于殿前座中皆驚獨 成宗
顏色泰然不動 世祖甚奇之顧謂韓化曰我死之
後惟此孫兒可立云
先生曰丙子劫亂時我孝宗大王與伯氏昭顯世子

八清愛臣覺羅汗每見孝宗之天姿策特心忌之欲
殺之汗妻諫曰他國之人如此被禍則舍寃不勘吾
見其氣像壽命不多願大王止之汗從其言曰清其
他之奴開戰汗其昭顯世子 孝宗大王其止高番
望見勝負至暮汗謂昭顯曰今日勝負若何昭顯不
能答又問 孝宗曰：曰午時大軍見敗至未時頃
棄勝矣其後昭顯謂 孝宗曰吾則欲見不得汝則
何以知耶 孝宗曰吾亦不見然視汗之顏色而知
也及還本國時汗謂昭顯曰請君之所願昭顯曰願
請大王所用龍硯一介汗許給又問

孝宗孝宗曰

二九

願請本國臣民拘留於清者一一免還也汗亦許之
恐有他虞使人護送 孝宗於萬里城界而後止於
是昭顯其孝宗入國謁 仁祖時昭顯獻龍硯 上
大怒曰此為汝之至 欲乎以硯擊之
先生曰我 孝宗即位後命金益謙 號滄州沙溪 先生孫也 屢徵
在翁而在翁終不起曰寧為鷄足死鬼不願為
老單于陪臣益謙曰今 上有北伐之意而公亦不
起耶在翁曰然則余雖不疏亦幸欲執河陽老婦晨
炊之後也益謙歸告于 孝宗孝廟聞此言大喜
先生曰曹操篡漢鼎以後常有後世口饜之慮及其

死也恐有後患托其子而為七十疑塚使人莫知其
真偽又押劍戟於壙中以禦掘鑿之變其後至清康
熙時年久歲增丘陵壞頽有一田夫求魚於那處見
其有竇入其中傷敗其身而出鬼皆疑訝告于康熙
康熙乃使人汲穴中之水而放火於其中盡消金刃
入其中見則列萃麓之品有一槲詳見之即曹操之
槲康熙以謂此去蜀中甚遠而近有關王廟當不可
不徵治使人斬其槲於關下廟前
先生曰昔老先生遊山時路出靈巖憩於路傍適有
人儀表魁梧見老先生自語曰此非白屋不忘蒼生

底人耶又有一人從其後而來曰非也此少成大事係
之人也於是從者欲^其之語二人不顧而行
先生曰昔在蒼草廬美村及草廬之第退之會合於
某處時珠山郡守送酒饌以助其遊相與飲酒談笑
美村曰沙溪之門無鄭弘演則道益尊退之曰牛溪
之門無滄浪則過益寡美村聞此言怒色發越以手
打退之之頰曰爾何出此言耶退之亦怒欲抗拒時
尤翁使退之止之曰吉甫醉中其言不信聽也云
○先生曰昔我 孝宗大王當丙子年間倭辱之後
常欲討破北賊以雪東方萬世之恥日詰尤翁密謀

那事在翁曰 殿下如此輕舉若不幸而社稷難保
則將如何 孝廟曰卿之此言無乃欲探予之志慮
而然耶自古及今無不止之國奉吾之邸當為書其
大義則國雖止有所何愧哉

先生曰昔我 甫廟見中國輿地不忍痛寤乃作一
首詩以寫其志辭氣挾迫而其中一句在為彼奴之
碍故一句為世所諱而時人但知有三句詩曰日晏
龍門展地圖大明天地此中輸 郡州不曾三代滅忠
臣何一人無忍看穢德臨中土欲挽河水洗舊都

先生曰宋龜峰往栗谷先生宅栗翁適出他不在栗

翁之子某恪勤奉接遂供飯以待龜峰食迄便怒罵
曰奉長者之道亦如是乎後粟翁自外而至其子告
曰汝者龜峰來如此如此也粟翁曰然則飯之精鹿_鹿
如何耶其子曰飯則雜入黍菽等若干矣粟翁曰此
乃汨董飯也長者之待無乃不恭歟

先生曰陶菴李公早喪怙受學於三寸歸樂堂歸樂
堂性嚴有法度或以朴作教刑陶菴母夫人有不悅
之意言於歸樂曰此子甚孤不答而教可也如此不
顧私情乎歸樂聞此言輒不教授夫人問曰媳叔不
教却徑向耶歸樂曰嫂氏如此吾不能教夫人曰自

後凡百吾不閑念。想叔自量處之。於是歸樂。推去東
門之外。嚴勒教。篤而一月之內。以朔望使之歸。觀而
其他。雖有緊急之事。不許歸家。緣此陶菴遂成大賢。
○先生曰。李陶菴。閩妣。姪也。閩妣愛之。一夜召見
於宮內。忽肅廟自外而至。陶菴皇恐。輒拜而伏。肅
廟問曰。汝讀何書。對曰。讀通書也。肅廟曰。然則唐
太宗何如。主耶。對曰。萬古小人也。肅廟曰。何故。對
曰。納巢刺王妣生子明。此非小人乎。肅廟怒曰。汝
麼小兒。以萬古英雄之主。謂小人耶。問妣在傍不
勝慙恐。棄上出外時。出送陶菴。肅廟思之。小兒

如此大談甚奇童也使人召之陶菴出去不在其後
自 上償賜紙墨曰善教此兒使成大器時陶菴年
纔八歲也

日先生出宋書一冊示余曰此三學士傳也君見此
乎對曰未也先生燭下朗讀一遍迄憇然曰為吾東
方民族者覽此書則雖在千載之後不無痛憤之心
也三學士之炳忠孤節可謂凜字松柏堅如金石魚
復其言而但天道無知洪學士則妻子俱死於札吳
學士則但有一遺腹女而夫遂絕其後烏不慘冤哉
○先生曰李嶠蘇瓌唐之宰相也二人各有子教書

日高宗召見二人之子問曰余等讀何書對曰讀尚
書也高宗曰然則為我各誦一章二子聽命後李燾
之子誦恭折言斯朝涉之脛章蘇瓌之子誦說命木從
緝則正后從諫則聖章高宗曰李無兒蘇有子後蘇
瓌之子為宰相李燾之子子無稱焉
先生曰昔金黃江才藝過人一覽綱目遂誦之然筆法
最鈍作字時無字下加五點
先生曰任穀山初終時以道袍昇復其後道袍欲火
其族人有任某者謂穀山之子曰我貧窮衣服等事
甚窘以此衣授吾如何因從其言而授之厥後任流

言曰先生易筆實時以此傳錄於吾紡紉不少

石園小稿卷之

壘雪精氣漫錄

공페이지

豐
寧
渡
華